

This is an Accepted Manuscript of an article published by 日本孫文研究會 in 孫文とアジア太平洋 孫中山記念会研究叢書VII (汲古書院) on 24/11/2017

孫文與積極進取的澳洲華商：締造南太平洋國民黨

Mei-fen Kuo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m.kuo@uq.edu.au; lc956050@gmail.com

Publication details

Kuo, Mei-fen (2017). 孫文と積極的かつ進取性に富んだオーストラリア華商——南太平洋国民党の創設. 孫文とアジア太平洋 —ネイションを越えて. Tokyo, Japan: 汲古書院. 216-234.

Research for this article was supported by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DP DE15010152- Enterprising Chinese Australians and the diaspora network, 1890-1949)

摘要

本文以政治、商會檔案以及報刊為主，探究新的視角來理解澳洲華人與近代孫文政治運動的歷史意義，在澳洲支持孫文政治運動的主要領袖為華商階級，他們的政治參與和商業投資間有何種聯繫？以澳洲國民黨商人為例，本文探究二十世紀初的澳洲「都市化」與種族主義如何影響澳洲華商參與政治活動，而國民黨在太平洋港口城市的網絡，又是如何啟發澳洲華商新型商號、報刊與輪船公司的發展，可以說澳洲華商在一次大戰前後其資源與網絡的聚合都是以「港口城市」為基礎，而非國家。二十世紀初一路追隨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建立了一個以港口城市為基礎的南太平洋地域網絡，也逐步地從在地的勞工與小商販轉變成為有限公司的投資者與貿易商。「永生公司」、「民國報」與「中澳輪船公司」的發展，彰顯了港口城市對於移民網絡的重要性，澳洲華商在不同的港口城市中遷移，所累積的金融資本與社會資本，讓他們得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跨越地域、締造南太平洋的區域網絡。

前言

儘管目前北美與東南亞方面對於華商與孫文政治運動的歷史研究已經有卓越的成就，但是澳洲以及大洋洲地區的研究尚付諸闕如，以中國國民黨在澳洲的歷史著作為例，過去僅有1935年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自費編印、在廣州出版的《中國國民黨駐澳洲黨務發展實況》。近年來，由於總支部檔案的開放，加上官方檔案與報刊史料數位化的發展，讓我們得以進一步探究澳洲華人與孫文政治運動間的歷史關係。¹

過去的研究已經提到澳洲華商在參與孫文與國民黨組織時所扮演的角色，是以本文也將著重這批澳洲華商的歷史角色，尤其是一次大戰前後，澳洲華商如何建立跨越南太平洋港口城市的國民黨組織。再者，本文將分析國民黨組織在南太平洋與華商的商業活動間的關係。過去學界的研究已經論證民族主義影響了二十世紀初海外華商對中國故居地的實業投資，民族主義成為二十世紀海外華商積極開創近代中國商業與工業的動力之一，²那麼這些澳洲華商在建立南太平洋國民黨支部的過程裡，是不是可以補充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抑或可能提供我們新的視角去認識孫文的革命運動與海外華商資本主義的發展？

華商在澳洲國民黨的締造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從一封目前收藏在總支部中的一份史料，可以窺見其澳洲華商的政治與商業網絡如何重疊。1920年孫文從上海的回信中寫著：

雪梨救濟局 黃柱先生暨 諸執事先生均鑒

昨承電匯永安轉來 貴局存款英文貳千鎊，已照收到。隨經電覆，料經均覽，茲由財政部照給收據一紙，請為查收。敬悉諸先生救國有心，接濟無懈，至為感佩。

(以下省略)³

¹ 2013年有以中國國民黨澳洲總支部所開放的檔案為主的專書：《百年回顧：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文物彙編》於澳洲出版。Mei-fen Kuo and Judith Brett, *Unlocking the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Kuo Min Tang 1911-2013* (Australia: Australian Scholarly Publishing, 2013).

² 相關研究參見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 Hawaii 1900-1936*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and Huei-Ying Kuo,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 (Brill, 2014).

³ 原件目前收藏於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其信函也可見《民國報》1920年11月20號，頁6。

雪梨救濟局全名為「澳洲華僑籌款救濟局」由洪門「中華民國總公會」與國民黨支部於 1918 年 6 月發起，共同募款捐助孫文的護法運動，並推崇總公會會長黃柱為總理。這封被隱沒在國民黨文書中長達將近一世紀的回信，也是澳洲中國國民黨總支部所留存的唯一一封孫中山親筆書信，格外珍貴。⁴ 1920 年孫文的書信中的「永安」公司，並非單純只是承擔匯款的商號而已，永安公司所指的是剛剛在上海剛開幕不久的永安百貨，其總督理正是雪梨國民黨支部部長郭標，1917 年郭標回到上海後，永安就成為上海黨部與南太平洋國民黨間的聯繫管道。事實上以郭標為中心，一個串連雪梨、上海、香港、廣州、東京、蘇瓦（斐濟）、奧克蘭（紐西蘭）等地國民黨華商的網絡在 1917 年已經成形。而要了解郭標與當時國民黨商人的南太平洋網絡，我們必須先從澳洲華商的發跡開始說起。

十九世紀末崛起的雪梨華商

隨著澳洲維多利亞州金礦的開挖，許多廣東籍的華人開始遠渡重洋到澳洲礦區淘金，1861 年時中國移民達到高峰，共有 38,958 名，約為澳洲總人口總數的 3.3%。然而，因為各礦區陸續發生排華衝突，各省開始制訂限制華人的規定，華人的口數逐漸下降。1881 年後排華限制減緩，加上昆士蘭州再度發現金礦，澳洲華裔移民總數再度攀升，但之後澳洲排華運動高漲，澳洲華人人數逐年下降（見下圖）。1901 年澳洲聯邦政府成立，隨後通過限制中國移民的策略：聽寫測驗 (Dictation Test) 及「回頭紙」 (Certificates of Domicile and Certificates Exempting from the Dictation Test)，這些規定不僅讓已經在澳洲定居的華裔移民成為澳洲國家建構過程裡的「他者」，也阻止了新移民的加入。儘管直到 1921 年前，華裔依舊是澳洲最大數的非白人族裔，許多澳洲文學家、歷史學者、新聞記者、小說家和插畫家作品中將華裔描述為與澳洲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他者」。⁵

⁴ 澳洲雪梨國民黨在 1921 年才搬進現在的黨所中，過去的文件倖存不多，更早與孫文的文件是數份於 1916 年匯款至東京的收據。澳洲早期國民黨的檔案中，黨員募捐與匯款的紀錄一直被視為是重要的歷史資產跟記憶，這些募款挹注，連結了他們與孫文甚至是各地黨員與民族主義者的關係。

⁵ J.W. Cushman, 'A "Colonial causalit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ustralian Historiography',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n Review*, Vol.7, no.3, April 1984. Graeme Davison, 'Unemployment, race and public opinion: reflections on the Asian immigration controversy of 1888', in Andrew Markus and M. C. Rocklefs (eds.), *Surrender Australia? Essays in the study and uses of history: Geoffrey Blainey and Asian Immigration* (Sydney: Allen & Unwin,

澳洲華裔人口表(1861-2006)⁶

	Male	Female	Persons	%Total
1861	38,247	11	38,258	3.3
1871	28,307	44	28,351	1.8
1881	38,274	259	38,533	1.7
1891	35,523	298	35,821	1.1
1901	30,709	2,008	32,717	0.8
1911	23,374	2,398	25,772	0.6
1921	17,895	2,917	20,826	0.4
1933	11,212	3,137	14,349	0.2
1947	8,193	3,901	12,094	0.2
1954	10,554	5,004	15,558	0.2
1961	15,885	7,683	23,568	0.2
1966	-	-	26,723	0.2
1976	-	-	36,638	0.3
1986	-	-	201,165	1.1
1991	123,381	126,100	249,881	1.5
1996	156,941	246,924	480,412	1.8
2001	266,277	290,277	556,554	3
2006	317,765	357,656	675,629	3.4

華裔社群的統計數字在 1880 年代後其實更重要地顯示出其明顯地朝向城市遷移的歷史現象，1880 到 1901 年間因為採礦的式微，加上澳洲都市化的影響，居住在城市中的華裔族群成長了兩到三倍，而且多半集中在東部大城，⁷ 大多從事蔬果販賣、菜農、木工、洗衣工和雜貨商等職業，其中雪梨更成為最多華商的城市。⁸

雪梨新興的華商階級其商業行為與舊有的華商不盡相同，他們並不滿足於以地緣關係和同鄉會網絡聚合資源的模式，他們的商業經營跟利潤也不完全來自華人內部的供需（過

Australia, 1985).

⁶ Year Book of Commonwealth Australia, No. 18. Lindsay M. Smith, *The Chinese of Kiandra New South Wales: A Report to the Heritage Office of the New South Wales Depart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i.e. Affairs] and Planning* (Sydney: Heritage Office, N.S.W. Dept. of Urban Affairs & Planning, 1997), pp. 17, 43.

⁷ Paul Jone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 Records on Travel,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s, 1860-1975* (Canberra: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05).

⁸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orekeepers and traders in metropolitan Sydney had reached 394 by 1901 (799 in New South Wales in total), see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 (Adelaide: Raphael Arts), 264. An official report from the Chinese Consul-General in Singapore, who visited Australia in 1902, confirmed that the largest 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ies were in Sydney and Melbourne. The report also noted that Sydney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Chinese engaged in commerce and trade. See Diplomatic Archives (外交檔): 02-13-008-02-061,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去商號提供的服務包括進出口中國貨品、協助購買船票以及提供儲蓄和貸款的功能等），經營模式也朝向合股有限公司方式，其社會網絡更透過基督教會和地區慈善活動，不僅限於地緣與族裔的界線。⁹

「永生果欄」則是這批雪梨新興華商中最成功的一個案例，「永生果欄」由郭標 (George Kwok Bew, 1867-1932), 蔡興 (James Choy Hing, 1869-1957), 馬應彪 (Ma Yingbiao / Ma Yin Piu 1868-1944) 以及馬祖容 (Mark Joe / Ma Joe Young, 1864-?) 於 1890 年前創立，¹⁰ 採多人合股，主要的生意為香蕉買賣，在昆士蘭州及斐濟都有永生的果園，¹¹ 二十世紀初昆士蘭州的香蕉種植幾乎都控制在華人手中。¹² 1903 年永生登記立案為有限公司，郭標宣稱公司的總值約有四千英鎊，¹³ 之後數年光是投資在昆士蘭州的香蕉種植更高達 10,000 英鎊。¹⁴ 郭標擔任永生經理一職直到 1917 年他移居上海，擔任新開幕的永安百貨的總督理。當年永安百貨的投資資金中超過一半的資本（約五十萬港幣）是來自澳洲。¹⁵ 郭標離開永生後，永生的經營管理由馬樹培接替，在 1923 年澳洲海關官員的報告中，宣稱永生是澳洲最大的華人公司，承辦中國、澳洲與香港間的進出口貿易，1925 年一份政府的報告中指出永生的營業額高達 62,803 英鎊。¹⁶

永生所樹立的商業經營模式之一，是依據澳洲政府公司法立案登記有限公司，在法規的保障下積極招股，並投資香港與廣州的各項實業，當中較為重要的是香港的「利民興國

⁹ Mei-fen Kuo,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 2: 336-363.

¹⁰ See City of Sydney Archives, Archive no: SRC19038. George Kwok Bew stated that he migrated to Australia in 1881 and established Wing Sang in 1888. See the letter from George Bew to Linebarger dated on 23 Dec 1930 at 'Register of the Paul Myron Wentworth Linebarger Papers, 1889-1939' of Hoover Institution of Stanford University.

¹¹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50;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¹² *Royal Commission on Customs and Excise 1906-1907*: IV, 849.

¹³ SP244/2, N1950/2/3885,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Wing Sang gained control of fruit market in Queensland from 1894 see Testimony of George Bew to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Fruit Industry*, 1913:1117. In 1899 George Bew visited Queenslan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ces to extend the banana trade (NAA, Attorney-General's Dept, Correspondence files, SP42/1, C1901/652 1/2). Because of his efforts, Wing Sang and Co. handled 7,000 bunches of bananas from northern Queensland a week in 1899 and gained entry to the Fiji trade in 1900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Fruit Industry 1913:1116-1117).

¹⁴ 'Mar Sha Poi (Lung Yan Soo) - Exemption certificate', A1, 1925/11716, National Archive of Australia.

¹⁵ For example, Wing Sang was the agent in Sydney for selling shares of Wing On department store in Shanghai. See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Q 225-4-1, Q225-4-3 and Q225-4-5.

¹⁶ 'Mar Leong - Ex/c Wife', National Archive of Australia, A1, 1937/90.

實業公司」、先施公司與永安公司等。1913年為了便利管理香港與廣州的投資以及承辦進出口澳洲的生意，香港永生公司辦公室成立，1919年在香港立案為有限公司，1921年香港永生成為總公司，以便統籌香港、中國與東南亞的投資與貿易。¹⁷

永生公司同時也經營海外匯兌生意，澳洲的金融得利於倫敦金本位與大英帝國的經濟強權庇蔭，加上十九世紀下半葉所開挖的金礦，澳洲十九世紀的最後數年內，已經躍升太平洋地區重要的經濟體。1895年後全球銀價下跌，導致銀本位的清帝國在出口貿易上較為不利，但卻有利於許多澳洲華人，他們帶回香港與廣東的黃金，在匯兌市場上相對值錢，加上當時廣東石岐一帶，對於匯兌規範相對寬鬆，¹⁸於是不僅是永生公司，其他雪梨與墨爾本的華商都固定在石岐有匯兌的商號。¹⁹1903年起到1916年澳洲聯邦政府禁止私人攜帶大量黃金離境前，從澳洲輸入到香港的黃金高達5,035,247英鎊，輸出到中國的黃金從1903到1916年也有282,218英鎊。²⁰當中主要的輸出者都是華人為主，以1910年共和革命前為例，輸出到香港的黃金價值657,490英鎊中就有583,424英鎊是經由華商之手。²¹澳洲華商大量出口匯兌黃金，不僅賺取匯兌的價差外，替其顧客辦理匯兌也成為生意融資來源之一。為了處理匯兌生意，永生先在石岐建立了分號，二十世紀初先施公司與永安公司在廣州成立後，更有利於這些彼此交錯投資的股東，進行海外匯兌。²²

永生的匯兌生意因為缺乏完整的檔案，無法勾勒出總額、也無從整理出經永生匯兌管道的金融資本總額有多少，但從目前發現的總領事館檔案和華文報刊，可以肯定永生的匯兌並不僅限於商業金融，匯兌的項目中包含協助過世華人將遺產匯回中國、捐助地方義學、教堂興建、急難救濟災荒與饑荒等，也因此永生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成為雪梨華商集體動員活動中的主要機構，而非僅是一個從事香蕉買賣、國際貿易的商號，在一次大戰前後，永生更成為負責國民黨在南太平洋地區匯款的主要商號。

¹⁷ Private collection of Gordon Mar (Sydney).

¹⁸ 林金枝，庄为玘，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頁92。

¹⁹ Mei-fen Kuo, 'Jinxin (金信): remittance industry and enterprising Chinese Australian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unpublished paper.

²⁰ *Annual Statements of the trade of the Commonwealth, 1903, 1904 and 1905. Trade and Customs and Excise Revenu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06-1917.*

²¹ See various reports in the *Daily Commercial News and Shipping List* (Sydney) in 1910.

²²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 1 June 1918, p.4.

雪梨華人政治聯盟：永生、《民國報》與早期國民黨

以永生為首的雪梨華商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也因為中國民族主義風潮跟澳洲日漸嚴峻的種族主義，開始動員成立政治組織，捍衛自身的權利。1901年澳洲聯邦建立後，阻斷華人入境澳洲，是以不論是康有為或是孫中山皆無法前往紐澳一帶募款、尋求支持，許多消息只能憑藉報刊或是往來港口的水手傳遞。國民黨在澳洲的早期發展源起於1902年墨爾本的「新民啟智社」，此組織相似於東南亞的閱讀書報社，與保皇黨相抗衡，也是第一個在澳洲公開支持同盟會的組織。²³

1911年共和革命前後，「少年中國會」在墨爾本成立，響應共和革命，雪梨華人也紛紛從之。根據雪梨國民黨的檔案中所收藏的「少年中國會」傳單，透露了1911年共和革命前後，在雪梨支持孫中山革命的力量主要來自於商人、長老教會與義興公司（洪門）的集結，但是少年中國會始終不是一個常效性的政治組織，當時主要的活動無非就是募款捐錢，但是要捐給誰在1912年後也爭議不斷，支持孫文派系與支持憲政改革的中華總商會更時常爆發筆戰。

1914年12月支持孫文派系的墨爾本華商建立「中華共和會」與東京的中華革命黨有所接觸，1915年4月雪梨也成立國民黨支部，但直到1916年6月才對外舉行第一次正式成立會。²⁴雪梨支部雖然晚於墨爾本的革命力量，但雪梨國民黨吸收與動員黨員的範圍逐漸擴大並超越墨爾本，到1916年為止，雪梨的國民黨黨員有292名，遠遠超過墨爾本的45名。雪梨國民黨能夠在1915年成立並逐漸取代墨爾本國民黨成為泛太平洋國民黨組織的中心，跟華商所創辦的《民國報》有很深遠的關係。

《民國報》出版前，墨爾本的《警東新報》是澳洲唯一支持孫中山革命的報紙，但是其經營一直未見有穩定的財政支持，1914年以後《警東新報》面臨發行的困難，根據其主編黃右公一封寄給上海黨部的書信表示，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墨爾本華裔移民支

²³ 陳志明，《中國國民黨駐澳洲黨務發展實況》，廣州，1935。

²⁴ 邵銘煌，〈前進南太平洋：中國國民黨在澳洲的生根與經營（1910—1924）〉，<http://shao3736.blogspot.com.au/2007/04/19101924.html> (accepted on 22 Sep 2016).

持孫中山派系的風潮不再，加上當時歐戰爆發，澳洲政府禁止中國與香港的報紙進入澳洲，這影響使得華文報紙取得轉載中國與香港的新聞出現限制，諸多原因導致了《警東新報》在1914年底倒閉，編輯劉滌寰也因此轉赴舊金山擔任《少年中國晨報》編輯直到二次戰後。

《民國報》的創辦目的之一就是要支撐在澳洲式微的孫文派系。當時的永生經理郭標在1908年之後脫離保皇黨後，積極地支持孫文的革命運動。1914年2月郭標、華人長老教會牧師周容威、泰生果欄的余榮和洪門義興公司盟長的黃柱（黃柱穩）以合股方式創辦支持孫文派系的《民國報》，由郭標擔任經理。《民國報》聘請兩位廣東教師趙國俊與伍洪培擔任主筆，同時更設立光華學校。趙國俊與伍洪培同為兩廣優級師範學校畢業，這所學校後來由孫中山改建為中山大學，培正學校為浸信會系統，這座新式的教會學校，反對崇拜孔子與儒家教育。趙國俊與伍洪培也承擔了宣傳孫文政治理念與國民黨組織的宣傳工作，與推崇儒家與憲政的雪梨中華總商會和《東華報》相抗衡。²⁵

《民國報》並非第一份以合股方式經營的華文報刊，值得注意的是招股的宣傳方式。在第一次發行後沒多久，《民國報》向其讀者群發出招股廣告，1914年5月28日記者趙國俊與經理郭標兩人從雪梨出發，向鄉村地區展開他們招股旅程，目的是為《民國報》募得款項。這趟旅程中，趙國俊與郭標花了較長的時間在New England一帶。這個地區之所以被重視，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區域的商人對參與雪梨華商政治活動相對熱心。十九世紀末開始，New England地區的商家就一直與雪梨方面的商人來往密切，他們的社會網絡關係透過貿易投資跟聯姻而鞏固。第二因為梁啟超曾經於1901年旅行此地為保皇黨募捐，響應熱烈。趙國俊與郭標在New England兩個禮拜的旅程，除了實質上招募股東外，更象徵性地宣示了其爭奪康梁支持者與展現其動員能力的意義。

這趟旅程之後，《民國報》與《東華報》陷入關於三次革命以及國體的筆戰，趙國俊與伍洪培反對袁世凱的激烈言論逐漸激起中國領事曾宗鑑與中華總商會的不滿，而要求

²⁵ 郭美芬，〈1914年民族主義者的旅程：《民國報》與雪梨國民黨網絡的形成〉，*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2, 2008, 158-164.

澳洲政府不再發給簽證。當時由於歐戰動盪的局勢，加上澳洲境內支持愛爾蘭武裝革命的運動甚囂塵上，趙國俊與伍洪培的革命言論引發澳洲當局隱憂，最終，伍洪培與趙國俊在1915年相繼離開澳洲。伍洪培旅居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而趙國俊則在長老教會周容威牧師的安排下，啟程到紐西蘭的威靈頓，以傳道之名在當地推動支持國民黨的風潮，伍和趙離開澳洲後依舊與雪梨國民黨保持聯繫，傳遞日本與紐西蘭的黨務發展。

根據澳洲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的記載，伍洪培離開雪梨的前一晚，有一項秘密的加盟儀式在雪梨國民閱報書社舉行，這批人士也成為第一批雪梨國民黨黨員。²⁶ 然而因為澳洲政府對於反袁運動與對三次革命的質疑，使得國民黨的組織在一開始只能先採取秘密結社方式。

總結來說，《民國報》所扮演的不僅是國民黨在南太平洋的機關報，更重要的是透過招股的形式，凝聚郭標和其他華商間因生意往來所建立的關係網絡，成為後來雪梨國民黨成立的重要基礎，可以說南太平洋中國國民黨是在《民國報》的影響下催生出來的。而郭標在這之前透過永生的生意網絡所累積的信任跟領導能力，也使得他成為雪梨支部部長，另一方面透過永生在斐濟的事業，國民黨得以在斐濟成立據點，並在數年內於斐濟建立國民黨支部，開後來國民黨在南太平洋島嶼建立組織之先河。²⁷

一次大戰前後南太平洋華商政經網絡的聚合：「北京樓」與「中澳輪船」

《民國報》從1915年下半年起大量轉載國民黨黨務部通告，以及美洲總部和東京總部兩地的消息，但國民黨雪梨支部的行動尚未完全公開化，直到1916年3月「護國軍」起義，終於以雪梨支部之名公開籌餉，並派員分別到墨爾本及布里斯本等地組織黨務。當時雪梨支部已經以較為組織化的方式在運作，有黨綱、組織辦法，並且與東京總部聯繫，取得同志證書，²⁸ 1916年起入黨人數一時增多，組織也擴大。²⁹ 捐款陸續湧入，

²⁶ 陳志明，1935。

²⁷ 參見 Mei-fen Kuo and Judith Brett, *Unlocking the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Kuo Min Tang 1911-2013* (Australia: Australian Scholarly Publishing, 2013).

²⁸ 《民國報》，1 April 1916, p.6.

²⁹ 《民國報》，22 April 1916, p.6.

從四月開始到年底，不論大小捐款都被刊登在《民國報》上，而國民黨的檔案顯示一共匯款三次到東京給孫文，總數高達 878 英鎊（價值相當於今天四萬英鎊左右，兌換比率參考 National Archives of UK）。雪梨國民黨支部的組織發展也影響洪門義興公司重整，以「中華民國公會」為名，出面派員籌款。³⁰ 這一次的成功募款動員經驗不僅幫助了國民黨與洪門組織擴大基礎，更促成兩年後雙方合作籌辦「澳洲華僑籌款救濟局」。

1916 年 6 月雪梨支部因應黨員人數眾多，搬遷到新的場所，³¹ 《民國報》鉅細靡遺地報導了開幕儀式，孫文的領袖地位已然確立。1916 年 7 月起，《民國報》聘任上海記者姚公鶴為特派記者，負責與上海黨部的消息傳遞。³²

1915-16 年之後，雪梨華商也積極參與北美國民黨所舉辦的海外懇親大會。在政治的活動之餘，也增進了與太平洋沿岸其他城市華商的往來，雪梨華商也移植了新的商業投資。1917-1918 年一次大戰末期，雪梨華商受到美國華商的影響，模仿籌辦新的投資事業包括「北京樓」與「中澳輪船」。

1915 年雪梨國民黨派余榮為代表遠赴舊金山參加第一次國民黨海外懇親大會，³³ 1917 年九月副部長黃來旺前往紐約參與懇親會，³⁴ 之後以考察公司輪船業務，造訪北美各地黨部。³⁵ 雪梨國民黨副部長黃來旺於 1917-1918 年遊歷北美返澳後，積極提倡合股投資仿效紐約華人餐館，建立雪梨最大規模的華人餐廳「北京樓」，歷經一年多的招募與籌備，1919 年開幕，十六名來自雪梨與墨爾本的華人股東集資資本額高達四萬英鎊，³⁶ 打造第一座兩層樓集合中式與西式的餐廳模式，³⁷ 「北京樓」的創辦除了是合股模式的例子外，也顯示美國化的影響，這當然不完全只是因為黃來旺的紐約經驗，當時雪梨已經受到

³⁰ 《民國報》，27 May 1916, p.6; 22 July 1916, p.6.

³¹ 《民國報》，24 June 1916, p.2.

³² 《民國報》，8 July 1916, p.2 & 5; 15 July 1916, p.2 & 5; 22 July 1916, p.5. 29 July 1916, p.5;

³³ *Young China Morning Post* (San Francisco), 28 July 1915.

³⁴ *Sydney Morning Herald*, 18 June 1918, p.12.

³⁵ 《民國報》，29 June 1918, p.6.

³⁶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Kai, Wong Ming - Exemption certificate', A1, 1924/24351.

³⁷ *Sunday Times*, 28 Sep 1919, p.3.

美國大眾文化的影響，³⁸「北京樓」更仿效雪梨當時美國化的舞廳，每週提供跳舞。³⁹北京樓的出現更為國民黨提供大型聚會的室內場所。1919年雪梨國民黨第一次召集澳洲、紐西蘭與斐濟等地黨員召開「懇親大會」，討論黨務，「北京樓」成為唯一足以容納百人的宴請場地，接下來幾年的數次懇親大會與黨務會議，雪梨「北京樓」也成為南太平洋國民黨黨人的聚會場所。

另一個南太平洋華商政經資源聚合的重要事件是「中澳輪船」的創辦，一開始受到「中美輪船」召股的啟發，⁴⁰一次大戰期間輪船的限制，造成貿易以及人身遷移的困難，當時澳洲輪船往來香港、中國與澳洲間的航線，十九世紀末以來為英國與日本所獨佔，早在雪梨華商提出前，Thursday Islands 跟維多利亞州金礦區 Bendigo 的華商已經有提出建議，但涉及的事務龐大，一直被擱置，直到1916年下半年起雪梨華商鄭修瓊在中華總商會機關報東華報上發表經營航業書，認為可以仿效中美輪船召股與經營方式，建立澳洲華人的輪船，⁴¹後又有墨爾本商會也跟進支持，⁴²國民黨商人繼而支持此提議。⁴³

1916年十月由郭標擔任發起人，招募雪梨華商商議，由於買船難辦，是以先決議與美洲的中國輪船公司合辦，招募資金後由他們派一艘輪船到澳洲⁴⁴，當中更決議由八家雪梨商號包括永生在內負責招募以及管理財政。一開始的章程決議先與美洲的中國輪船有限公司合作，合而為「中美澳郵船有限公司」。⁴⁵此章程確定後，適逢郭標舉家遷移上海，在路經香港途中，郭標召集香港商人，尤其是先施、永安與大新三間百貨公司，都是在雪梨發跡、對於澳洲華人有密切關係的經營者，應允參與投資輪船公司，並負責與香港各金山庄募股。⁴⁶當中永安公司成為最大股東，擁有兩千份股份。⁴⁷來自南太平洋各地的

³⁸ Jill Julius Matthews, *Dance Hall and Picture Palace; Sydney's Romance With Modernity* (Sydney, Currency Press, 2005).

³⁹ *Sun* (Sydney), 7 Dec 1919, p.14.

⁴⁰ 《民國報》，10 Feb 1917, p.5.

⁴¹ 《東華報》，23 June 1917, p.7

⁴² 《東華報》，11 Aug 1917, p. 7.

⁴³ 《民國報》，8 Sep 1917, p.7; 《東華報》，15 Sep 1917, p.7

⁴⁴ 《民國報》，20 Oct 1917, p.6.

⁴⁵ 《民國報》，20 Oct 1917, p.1.

⁴⁶ 《民國報》，15 Jan 1918, p.5.

⁴⁷ 《民國報》，8 Dec 1917, p.6; 《廣益華報》，15 Dec 1917, p.1.

資金包括澳洲、紐西蘭各城鎮，南太平洋群島的華人也紛紛投注資金，資金到位後，礙於與美國華商合辦，有諸多不便之處，中澳輪船決定自辦，並收購了兩艘郵船，當時董事由中華總商會、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公會領導人物共同擔任，當時總商會會長女婿劉光福掛名船主。

當時為了因應「中澳輪船」的競爭，英籍與日籍的郵船公司紛紛削價吸引顧客，也造成「中澳輪船」一開始經營的困難。在長期虧損下，承辦中澳輪船經營的中華總商會也受到非難；⁴⁸ 接著另一位國民黨黨員林有也發函告狀劉光福，⁴⁹認為他將中澳輪船視為私利，而非追求全體澳洲華人公共利益。這些案件說明中澳輪船到底是商業利益導向還是澳洲華人全體利益出現分裂，而商會也不滿國民黨華商並未徹底抵制日貨與日本輪船公司，雙方爭執再起。最後兩艘輪船最後並未如期發展，長期虧損下，最後倒閉。中澳輪船的結果，也彰顯澳洲華商在一次大戰後的困境。

中澳輪船可以視為一次澳洲華商企圖整合不同派系與資源，尋求對南太平洋華裔社群最大利益的嘗試，但外在政治情勢與澳洲種族主義的壓力，內部衝突逐漸增高，國民黨與中華總商會再度分裂，是以 1918 年的「澳洲華僑籌款救濟局」並未得到商會支持，而是由國民黨與中華總公會合作募款，支持孫文的護法運動。

儘管以雪梨華商為首的國民黨組織在一次大戰後，並未能與總商會的商人合作，但透過國民黨在太平洋港口城市的組織，卻也確立一套模式，整合其商業與政治資源。以上海郭標為首，澳洲國民黨得以透過上海永安公司與廣州先施公司，定期提供資金響應孫文的政治活動。⁵⁰ 郭標也在 1918 年後與孫文有密切往來，1921 年郭標更在上海私宅中，聚邀永安百貨職員，盛大慶賀孫中山當選非常大總統。

1920 年雪梨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澳洲與南太平洋區域的懇親大會，1921 年雪梨國民黨黨所落成，並正式向在地政府登記立案為公益團體，當時孫文更派遣代表陳安仁造訪

⁴⁸ *Tung Wah Times*, 20 Nov 1918, p.7; 7 Dec 1918, p.2 & 7.

⁴⁹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 23 March 1922, p.3.

⁵⁰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 1 June 1918, p.4.

澳洲與南太平洋群島，陳安仁在南太平洋以孫文的代表為名，訪問各處黨所長達兩年多，奠定國民黨在南太平洋的政治勢力。

結論

與二十世紀初其他海外華商一樣，澳洲華商的商業活動與其政治聯盟時常是密不可分，彼此影響。以澳洲華商為例，十九世紀末起因為既有的同鄉會與地緣組織無法提供城市中華人的需求，加上政治啟蒙的影響下，而有支持孫文共和革命運動的組織出現。一次大戰前後，國民黨則成為澳洲華商與其他港口城市商人的聯繫平台，他們的商業投資受到其他國民黨商人的影響，發展出合股模式的報刊、中西式餐廳與輪船公司等，可以說澳洲華商透過政治組織，逐步跨出既有的地盤，突破舊有的商業模式。

孫文與澳洲積極進取的華商補充了民族主義跟資本主義是如何相輔相成之外，本文以二十世紀初積極進取的澳洲華商為例，更希望凸顯，這一批來往於雪梨、墨爾本、斐濟蘇瓦、紐西蘭奧克蘭、中國上海與廣州、香港、日本東京等地的澳洲華商，在其資本與網絡擴大的過程中，是以港口城市而非國家為行動的框架。一次大戰前後從累積資本（國際金價匯兌）、締造資訊流通（報刊）到跨國合股投資（北京樓、中澳輪船），澳洲華商不僅創造了他們的商業成就，他們跨越地域的能力，也締造了南太平洋國民黨的組織網絡。

二十世紀初一路追隨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澳洲民族主義者，他們建立了一個以港口城市為基礎的南太平洋地域網絡，也逐步地從在地的勞工與小商販轉變成為有限公司的投資者與貿易商。「永生公司」、「民國報」、「北京樓」與「中澳輪船公司」的發展，彰顯了城市對於移民網絡的重要性，澳洲華商在不同的城市中遷移，所累積的金融資本與社會資本，不僅深化了資本主義，也在港口城市的框架下，華商得以跨越地域、締造南太平洋區域網絡。